



公民日记 / 刘尧被释放 / 拯救人性的“黑砖窑”
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美国最有前途的社会企业家 / 不痛不痒

@民間

行动改变生存

2009年第一期



@民間

第一期/2009年

在线阅读\下载: atminjian.ngocn.org

博客: zaiminjian.ngocn.org

联系邮箱: zaiminjian@gmail.com

卷首语

文/老麦

在短暂的沉寂之后，《@民间》和你见面了。

事实上，民间从未消失。只是它曾经被遮蔽了，于是潜伏着；现在它又得以再度走出来，走上阳光下的舞台。

有的时候，当某个公共事件被政府和主流媒体渐渐遗忘，民间会继续追踪，不舍不弃。在本期你会看到，当黑砖窑事件在很多人眼中仿佛已成过去的时候，仍然有民间的行动者和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一起坚持寻找。你也会看到，在人们享受河流带来的富饶的时候，民间的行动者自觉自愿地让自己成为河长，守卫着屡遭污染的河流。

有的时候，当只能听见一种主旋律，民间会站出来发出自己理性、温和然而独立的声音。这声音不一定是为了对抗，更是一种对话，一种民意的交流。而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们可以学习独立地思考，审慎地决策。

这就是我们的民间。它是那些在公益领域中行走的人们，是由这些行动者踏出来的道路，是由越来越多行动者所共同组成的公共空间。

我们立足于这一空间，与土地紧紧相连。

野花烂漫——彩点

公民日记

公民追问

刘尧被释放

闲置物品做公益

P01

民间报告——焦点

拯救人性的“黑砖窑” 文/郜璐莉

今天，如果在某个饭桌上提起黑砖窑，十个人准保有九个会说：黑砖窑？那不是已经过去了吗！真的，“黑窑事件”早就“过去”了，专项打击也早已结束。太多的事件在吸引着人们的眼光。然而，寻找孩子的父母还在路上，黑砖窑的伤害仍在继续。他们，几乎被整个社会遗忘。可有一些人忘不掉……



图. 躲不开两张失神的面孔：史国强和冯建伟

P03

公众是最好的河长 文/冯永锋

“河长制”这个词，最近像洪水上飘浮的财物一样，很是惹人眼目。这个词盛行之后，人们细细捉摸，才发现，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三种“河长”。……



P07

公民之声——观点

公民课堂

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文/陈健民

对我来说，如果我们要在现代社会来谈和谐，不可能没有公民社会。

……

P11

向前走，还是向后退

——汶川地震周年祭

文/李楯

汶川地震一周年了。我们应永远记住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们——他们不是一个数字，是一个一个的人。在国外常见一块碑、一面墙……

P13

全球公共生活——接点

美国最有前途的社会企业家（节选）

bettyli译

……

后来在莫莫格和几个人谈生态旅游、在沈阳和几个村子的人谈护鸟爱鸟、甚至在北京和很多机构的人谈“自然教育”，都是边缘化的。只是，这些已经融入了自己的生命轨迹，不论怎么边缘，我也愿意，让自己的成长和天空大地在一起，和人性中的闪光点在一起。

敏于思考，勇于行动。

P19



P15

思考感悟——茫点

不痛不痒

文/张娟



公民日记

“请您出示您的证件。”最近在四川，会有人这样对警察说。

“作为中国公民我们有权利获得些信息。”前一阵有上百个电话打到四川地震灾区各部门，希望获得遇难学生数字和名单，但均被拒绝。在对方质疑调查动机时，志愿者往往这样回答。

著名艺术家艾未未的博客里，每天不断更新着“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名单和志愿者们在重灾区调查的公民日记。距离5.12特大地震已将近一周，政府仍然不能给出遇难学生的准确数字与名单，这令国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从2008年12月15日开始，艾未未和五六十名志愿者自费在灾区走访，获得了遇难孩子的名字、年龄、学籍等信息，希望在地震周年到来之前完善这份名单。参与调查的约100名志愿者中，有五六十人前往灾区。他们受到跟踪、监视、威吓，抓捕，但始终坚韧地前赴后继。这些志愿者、这些公民日记不仅仅展示了责任与真相，其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调查的过程，也是在告诉那些政府工作人员、那些警察，应该如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如何按照宪法和法律行事。

野花烂漫

——彩点

公民追问

5月1日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行一周年，有多少向政府索要信息的要求，又有多少信息得到了公开？

上海律师严义明1月7日向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分别要求国家发改委公开四万亿元“救市”资金的来源以及目前已经审批通过的具体投资项目名称，选择投资项目的理由，投资项目的预算资金金额，要求政决算和今年财政预算的情况。此后，因对两部门的回复不满意，严律师又提出复议申请。

深圳市以吴君亮为代表的几位志愿者从2006年起创办了公益性的“中国预算”网站（<http://www.budgetofchina.com/>），并后向多个中央部委和城市提出查阅申请，但两年之内，均被拒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志愿者们又先后向财政部、卫生部、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等十多个部委，以及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等十多个城市发出多次查阅申请，虽绝大部分遭到拒绝，但在5月27日收到了深圳市财政局的一本年度财政预算。

自然之友上海小组自2008起一直在履行公民义务，持续向市环保局及各区环保局提出信息公开的申请，多次在漠然、冷遇及质疑之下毫不懈怠，让政府环保部门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来自公民的压力。

有什么样的公民就会有怎样的政府，公民的行为和政府的行为是互相造就的，因此，如果想要有一个好政府，就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好公民。



野花烂漫——彩点

刘尧被释放

受到全国律师界强烈关注的深圳律师刘尧案，4月26日下午在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刘尧的刑期改判为：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执行。经历了三次判决的刘尧终于获得释放。

刘尧因给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服务而被广东省东源县法院以毁坏财物罪判刑，此事引起了律师界强烈反响。深圳律师协会多次致函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东源县法院，对该案的审理和判决提出法律意见并呼吁公平、公正审理本案。北京、上海、河南等十个省市的36名律师也联名致信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呼吁公正审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2008年12月18日，深圳市的511名律师联名发出呼吁书。这也是迄今我国最大规模的律师自发联名维权活动。

各地律师和各级律协对于刘尧案件的协助及呼吁，使得刘尧的案件成为了一个公共事件，从而让法院对这个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更为慎重。

闲置物品做公益

经常有人头疼家里那些多余的书、光盘、玩具、家具、电器、衣物，卖不了多少钱，扔了又可惜。如果您愿意，可以给它们一个好去处——同心互惠商店。这个商店开在打工者社区，由关注打工者群体的民间组织“工友之家”发起，通过募捐筹集社会闲置富余物资进行义卖，以义卖收入支持打工者群体自身文化教育事业及其他相关公益活动，发展移民社区的合作消费，促进社区参与，从而改善打工者群体的生存状况。所得收入除支付必须的成本外，都用来支持移民社区流动儿童教育、在移民社区开办夜校英语班、电脑班、法律维权、就业指导、医疗健康等各类文化教育培培训讲座等。

收入和支出由“同心互惠商店监管委员会”监督，并向全社会公布。

详细信息请看同心网站

www.tongxin.org.cn

如果您要捐助的话，可以拨打捐助热线

010—84332170、81604803

他们会派志愿者上门接收；

今天，如果在某个饭桌上提起黑砖窑，十个人准保有九个会说：黑砖窑？那不是已经过去了吗！真的，“黑窑事件”早就“过去”了，专项打击也早已结束。太多的事件在吸引着人们的目光。然而，寻找孩子的父母还在路上，黑砖窑的伤害仍在继续。他们，几乎被整个社会遗忘。

可有一些人忘不掉……

拯救人性的“黑砖窑”

文/郝路莉

别忘了那些黑窑工

经常上牛博网的人，肯定熟悉一个不断更新的帖子：“十元签名，和寻子家长一起上路”捐款明细。这活动从2008年7月开始持续至今，倡议每人拿出十元钱，帮助那些仍在路上的家长们筹集一次又一次寻找孩子的路费。这个活动上限十元，有人愿意多捐，那么每超出十元就要补足一个签名，而且那个人必须知道并赞同。发起者希望唤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希望人们不要忘记，“黑窑还在，孩子还在失踪，寻找孩子的家长还在路上”

你也许不知道，2007年8月13日，就在劳动保障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宣布山西黑砖窑事件的集中调查处理工作基本结束的同一天，湖北少年魏文林刚刚从山西逃回家里，他是12天前被劫往黑煤窑的。

2008年1月，《楚天都市报》记者在河北省临西搭救的四名窑奴，又被当地镇政府送还黑窑主，其中两名窑奴再度失踪。

2008年2月，失踪一年的21岁青年张新从山西运城地区临猗县临晋镇岳西山窑厂逃回河南。而这个岳西山，

去年的专项打击中还“在逃”过。那些寻子家长们曾从他的窑厂里救出23个孩子，但在他们要把孩子带走时，却遭到临晋乡派出所的阻拦。

就在不久前，还有人从广东东莞逃回。

一个又一个事例提醒着人们，还有许多窑奴未从砖窑中被解救，他们很可能在那场声势浩大的打击行动中被窑主们藏匿、转移，或者丢弃，很多智障窑工自己是找不到家的。家长们最怕的是孩子被转移到煤窑，深在地下，便如同消失了一般。有些窑奴被解救后，在公安、民政等部门之间转移交接和“遣送”回家的过程中，再度失踪。与此同时，还有人成为新的窑奴。打击黑窑风暴已经过去，政府不再关注，社会也已忘却，家长们面临的是比2007年更无望的局面。

2004年最早发现的受害者、山西省永济县栲栳镇黑窑断腿少年张徐勃的案件，曾引起温家宝总理的关注和批示，并获判决民事赔偿49万元。但五年过去，张徐勃一分未得，生活艰难。

当年在网络上流传最广、也是激起全国人民对黑窑恶行极大愤怒的，是山西省洪洞县曹生村黑窑工张文

龙（化名）全身大面积烧伤的照片。如今，他仍停留在那种精神创伤里。民事赔偿诉讼案开庭审理后，至今仍未判决，虽然法定时限早已超过。

……

2008年3月，在网络与邮件组里流传着一封公开信：《关于黑窑受害者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书》。

“我们，持续近二十年黑窑现象的受害者和关注黑窑现象的公民，向你们郑重建议，担负起你们的责任，为杜绝黑窑现象做出努力。”

公开信下有七个人的署名：一位黑窑受害者，两位受害者家长，四位关注黑窑现象的普通公民。他们希望黑窑现象能够重新引起重视，真正清查彻查黑砖窑；希望黑窑受害者能够得到国家赔偿和补偿；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普发寻人启事，认真找出那些还在受苦的窑奴。但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而黑窑现象，却“如野草般在神州大地上蔓延”，除了山西，河南、安徽、河北、新疆、黑龙江等地也都存在黑砖窑。

接力寻人

“为了恨，我们可以找到躲到天涯海角的马加爵；为了爱，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以同样的方式找到冯建伟、袁学宇、史国强呢？”

这是斜江明一直不断重复的话。斜江明，网上的介绍南方都市报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发起人与总策划，现为《时尚先生》杂志主编。他在牛博、腾讯和网易维护着三个博客：寻找再度失踪的窑工。很长一段时间，打开牛博网的任何一个页面，你都躲不开两张失神的面孔：史国强和冯建伟。

斜江明在网络上发起了寻找窑工的接力寻人活动，



图.家长们带着孩子的照片四处奔波

呼吁网友们将他写的寻人启事不断地链接、转贴，呼吁人们用任何手段进行传播，“黑窑存在于中国超过十年，要真正杜绝黑窑现象不可能借助于一次运动式的清理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的努力。”他希望这个活动不是去追究责任，而是呼唤正面的情感，“演化成影响大的活动，影响到社会和政府观念升级”

在博客开设当天，2007年7月26日，斜江明写下“我的想法”：

他们在茫茫人海中的陷落，就像是经由人性的集体沉沦而造成的一个触目的塌陷。有人想忘记，但我无法释怀。找回他们，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我们，是为我所属的这个民族所作的一次自我救赎。

他并不是报道黑砖窑事件的众多记者之一，也不是任何一个窑工或家长的亲戚朋友，从某个角度来说，斜江明与这事儿似乎“没有关系”。但他却时常牵挂那些失踪的窑工，那些寻找孩子的家长们，为他们高兴或者难过，为想不出办法来帮助他们而忧心。你可以说这出于善良，有时听别人说故事，他会悄悄地擦眼睛。你也可以说他是出于愤怒，很多事情是那么糟糕，他希望能尽



如果为了恨，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四处躲藏的人；那么为了爱，我们怎么会找不到一个希望我们找到他的人？

图. 躲不开两张失神的面孔：史国强和冯建伟

自己的一点力，往好的方面推一推。

斜江明的网名是V，他说，“真实的我懦弱，自闭，有时猥琐，没法脱离低级趣味。而V，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有担当有韧性胸怀宽广的人。”

V一脚踏进黑砖窑，始自2007年6月事件最热闹的时候。一些网友发起蓝丝带行动，号召大家系上蓝丝带，广泛传播黑砖窑事件。“刚开始我是不停地在天涯跟贴的网友中的一分子，就是因为看着生气。当时那个帖子很热，有好几十页。有很多人要去山西，感觉光说话已经不够了，光在那儿跟帖也不够了，就要行动。

从6月下旬到7月初，黎明、人间、海水、青山依旧、戴蓝丝带的人（斜江明）等十个过去可能都不认识的网友分成几批，用接力的方式自费前往山西永济市、临猗县、芮城县、临汾市、洪洞县等地，陪着家长们跑砖窑、公安局、民政局、救助站……往往，公安局说人已送到民政局，民政局却说只收到照片没收到人，收到的人在救助站又不让看，家长们几乎是在这些部门之间做无限循环。而那些砖窑，在一阵风似的整顿之后，不是关闭就是人去楼空，或者只剩几个受到良好待遇的窑工，这比媒体关注之前，寻找的难度更大。

“我觉得中国的事就有一个这样的逻辑，就是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儿然后马上就是舆论关注啊，总理批示啊，最后就成了一个运动，然后运动以后呢，造成的效果就是把这事儿压下去了，人不再提了。但这事儿还在发生，这是很可怕的。”斜江明在一次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说。

斜江明博客“01号寻人启事”里的冯建伟，是黑砖窑事件中最早救出的洪洞县曹生村31名窑工之一，但奇怪的是家长却找不到他；“02号寻人启事”中的史国强，是网友在永济市街头偶然发现的。那段时间，街上突然冒出许多流浪汉，身无分文，且大多意识不清。网友们把史国强等三名来自黑砖窑的流浪汉送到当地民政局，后来，另外两个回了家，头脑不清的史

强则又被弄丢。

看着家长焦急无助地四处奔波，网友们会因无能为力而沮丧。但至少，还可以陪在家长身边，给他们壮壮胆，为不识字的家长看看名单，让他们感到温暖和依靠。正是这一点促使斜江明成为第四批接力者，而自从接触到那些焦虑悲伤的眼睛，他便再也无法将自己脱身而出。

斜江明有个可爱的女儿，那时刚一岁多。“这个社会我已经适应了，如果我只是一个人，可能会继续忍受下去，但是有了孩子，你知道，她那么娇嫩，需要你全身心地呵护，如果以后还是这样，那是一件多可怕的事！”

叫“中原老皮”的女子

每隔一阵，斜江明就会收到这样的短信：

“阿斜：我们本与此无关，我们的坚持有多事之嫌。我现在前所未有的渺茫，对于他们，我很无奈很无助！”
“我现在很少再和别人诉说他们的不幸，人们已经厌倦了，再重复还是那个悲情的故事，可是在心里，一直在坚持。我们不要放弃，也不能放弃啊！”

发信息的人叫辛艳华，郑州一位8岁孩子的母亲，也是在那封致全国人大的信上的署名者。

2007年5月26日，她表哥的儿子被那些寻子家长从山西救回。看着原先活泼的侄子披头散发、目光呆滞、满身伤痕，辛艳华震惊地知道了黑砖窑的存在。“无论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公民，还是一个有爱心的母亲，我都应该挺身而出。”6月5日，激愤的辛艳华用半天时间写下这篇《400位父亲发出泣血呼救：救救我们的孩子》。第二天，用“中原老皮”的名字发在大河网上，立刻成为最受关注的帖子，第一时间转载至天涯社区后，“点击率高达58万。网络民意的汹涌，直接引发了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

和斜江明一样，辛艳华也放不下那些家长们。人们的印象中，辛艳华性格直爽、热心侠义，但她常常和那些家长哭作一团。长期关注和介入这样一件事是痛苦的，但她没想过要脱身而去，觉得那样“不仁义”。当初侄子就是他们给找回来的，他们却从没要过回报。时间一长，她也锻炼得“坚强”了许多。

媒体报道最多的寻子六人组中，只有袁成的儿子袁学宇还杳无音讯。2007年3月儿子失踪后一年多，袁成一直在外面奔波，春节才回了趟家。只要自己还在找，家人就会觉得有希望。辛艳华每次见到袁成，都要鼓励他别放弃。很多家长也不回家，在郑州打工，一有线索就结伴前往。差不多跑了上千家砖窑。他们中间，袁成似乎是个主心骨，有了消息都找他拿主意。辛艳华给斜江明的短信上说，“为了可悲可敬的袁大哥，我们还须努力啊！”

请从“审恶疲劳”中醒来

2008年1月14日下午两点，“2008和谐春节——黑窑母亲网络交流会”在南方周末论坛、凯迪“猫眼看人”和天涯“关天茶舍”同时进行。交流会的邀请信上写着：请从审恶疲劳中醒过神来，请为一个母亲无望地寻找哭泣，请为一个孩子无助地陷落哭泣，请为一个国家大面积的人性沦亡而得不到救赎哭泣。交流嘉宾除了斜江明等关注者和组织者外，还有黑窑母亲代表。辛艳华陪着她们在郑州的



中新网图

图. 山西临汾的黑砖窑

网吧里，第一次说出自己的话。一个下午，三万人次点击，跟帖上千，有人提出很好的建议。温暖和力量又开始传递。

2008年1月22日，斜江明在牛博网发起了为黑窑母亲群体及获救窑工派过年红包捐款活动，并和朋友制定出细致而令人信服的捐款方案。本想募集五六万就不错了，谁知一个月内就收到捐款164,000多元。2月底，斜江明和《体育画报》记者王小山前往郑州，把这笔钱分发23位黑窑受害者及其家庭。不少家庭接回了孩子却陷入贫困，许多没找到孩子的已经无力继续。这次捐款，似乎也几个月后5.12地震发生时，牛博网的迅速反应作了一次演习。

2008年3月4日，斜江明、辛艳华、王小山、袁成、张徐勃（黑窑受害者）等七人又署名发出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关于黑窑受害者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书》。虽然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后来，斜江明和辛艳华又想办一所公民学校，让它成为家长们沟通联络的一个据点，成为一些农村孩子适应初次进城的过度期的技能培训中心，还要为那些受害者提供心理援助。从斜江明的博客中得知，黑砖窑事件一年以后，张文龙还常常梦见自己在砖窑里没出来，他的爸爸也经常梦里继续找他。但这个计划因为种种原因，至今处于胶着状态。

也许，促进政府形成一个制度——将事情管到底，而不是仅仅用运动式的打击风暴息事宁人——要彻底解决黑砖窑问题以及类似的黑工厂，还要负责受害者的经济补偿以及身心恢复——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是，这需要许许多多前面这样的办法来推动。

辛艳华的女儿被5.12地震的惨状震撼，一次又一次捐款。辛艳华告诉女儿，袁伯伯（袁成）他们也是灾民，他们的孩子不见了，为了找孩子他们也几乎倾家荡产。善良的女儿把自己的衣服和书包拿出来，送给了袁成的小女儿。“我感怀于女儿的悲悯，我知道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拒绝遗忘，拯救人性……

“河长制”这个词，最近像洪水上飘浮的财物一样，很是惹人眼目。这个词盛行之后，人们细细捉摸，才发现，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三种“河长”。

第一类当然是这两个任命得比较热闹的官员河长，比如市长是某条河某一段的河长，副市长是另外一条河的某一段的河长。第二类呢，是我国的河流保护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下属的各类河长，比如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可以视为长江的河长；而北京凉水河管理处的处长，可以视为凉水河的河长；郑州金水河河道管理所的所长，可以视为金水河的河长。

还有一类人，我称之为民间河长，比如“淮河卫士”霍岱珊，十多年来如此用心地想要保护淮河，称他为淮河的河长，并不为过；湖北襄樊的运建立，十多年来一直想要保护汉江，称她为汉江的“江长”，似乎也不为过；绿家园的汪永晨，幻想怒江成为中国最后一条自由奔流的大江，称她为怒江的江长，好像还颇为合适。

中国河流的保护未来，就在于更多的公众河长、民间河长的涌现。公众，必将是最好的河长。

公众是最好的“河长”

民间环保组织的“水文化”最为发达

文/冯永锋

1986年，著名环保作家徐刚开始撰写《伐木者，醒来》，这是中国目前写得最好的森林保护报告文学作品。不久，他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叫《江河并非万古流》，谈的是中国河流的生存危机。后来，他又写了《长江传》，正准备写《崇明岛传》。20多年以后，徐刚与我聊起他的森林作品与河流作品时，感伤地说，其实我写的与水有关的报告文学，远远多于写森林保护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些作品，总是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

其实徐刚没有必要感伤，他的作品，已经成为所有关注中国水命运、中国森林命运的人，必读的作品。他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护河精神力量的重要体现。

1999年，《南华早报》记者马军，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水危机》。这本书第一次用民间的视角，全面地描述了“中国之水”正在遭受的各种伤害。

2006年，马军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发出的第一个产品，就是“中国水污染地图”。他所领导的中心，收集全国所有能收集到的环保部门、水利部门、海洋部门、国土部门正式处罚过的排污企业的信息，并将它们全部“栽植”到一张面向公众开放的电子地图上，任何人只要打开这张地图，就会知道哪些企业在污染着我们的河流，我们的环境。2009年，中国水污染地图已经收录了3万多家企业。

徐刚和马军写作“水书”的时候，中国的水，面临的主要伤害是污染、干涸、挖沙、航运等。当时光翻过2000年，他们发现，中国的水，面临另外一个重要的伤害，就是干流和支流上都在火热建设的各种水电站。这时候，大家才开始明白，中国，进入全面的“水伤害时代”。所有人类能够伤害水，伤害水生生态系统，伤害水文明、践踏水伦理的方式，中国人都做

到了。

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为数不多的民间环保组织、民间环保人士，都有关注水的情怀。辽河口的刘德天成立的黑嘴鸥保护协会，与水、与湿地有关；河南新乡田桂荣，多次组织公众考察黄河；滇池卫士张正祥，近三十年来一直紧紧地盯着滇池的变化；绿色昆明的发起人梅念蜀，组织志愿者调查滇池周边地下河的现状；钱塘江边的韦东英，自从村庄变成化工厂的集中营之后，就开始写抗污日记，就开始举报污染；北京天下溪正在从事的“迁徙的鹤”环境教育项目，正试图把白鹤涉足的重要湿地的当地公众力量给激发起来，成为保护环境的力量；而“参与式保护”最早的“试水基地”贵州草海自然保护区，一直就想发动“公众之水”去保护自然之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很有希望成为公众“河长”的源头之泉和聚拢之湖。

“民间河长”的社会合作之路

汪永晨越来越喜欢谈水，有人甚至相信，汪永晨所创立的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专业的“水保护组织”。

这一切，源于两股泉流，一是怒江——或者说西南诸河，一是北运河——或者说城市里的水。

西南诸河离汪永晨很远，但似乎日夜流淌在汪永晨身边。

2004年，当汪永晨听说怒江有“一库八级”的开发计划时，她开始向社会呼吁，建议水电开发公司手下留情，给中国留下一两条“自由奔流”的大江。

从那一年开始，汪永晨每年都会到怒江几次。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怒江的开发计划被暂时缓冲。

汪永晨仍旧非常担心，她发现，中国几乎没有人了解怒江，几乎没有人研究怒江，几乎没有人关心怒江。于是，在2006年，她和萧远、马军等人，发起了“江河十年行”的项目，每年组织一批媒体人马，对中国西南的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大渡河、岷江、雅砻江等水电开发业异常兴旺的大河小溪，进行一次全面的记录和观察。

“江河十年行”至少准备行上十年。这个活动有时候能得到些资助，有时候则没有办法得到资助。没有资助的时候，就由参与者自费。到现在，江河十年行已经三周年了，每年都有大量的报道，这些报道对激发更多的公众关注中国自然河流的命运，起到了相当强大的作用。



图. 汪永晨在怒江流域采访乡民
汪永晨提供

2009年4月22日，第三届SEE·T N C生态奖颁奖，马军所领导的“中国水污染地图”项目，霍岱珊所领导的“淮河卫士”项目“合作催生莲花模式”，都获得了二等奖。而由梅念蜀拢聚的“昆明环保科普协会”（绿色昆明）所做的滇池地下河伤害调查，获得了一等奖——也就是所有人都期待的大奖。

第三届SEE·T N C生态奖是我见过的评审过程最严肃同时又最开明的大奖，主办方希望要这个奖项来引领环保组织的发展潮流，甚至推进公民社会，因此，这一届生态奖的要求是“合作共赢”，也就是要求所有的项目都展示其与社会的“合作能力”，并亮出合作之后的“共赢”甜果果。

“绿色昆明”的项目发动了大量的生态专家作为志愿者，与媒体、昆明市人大等也有不少来往。最为成功的是，他们的调研报告得到了云南省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批示，他要求水的管理部门要把滇池的地下河现状全面调查清楚，并设计出合理的保护方案在滇池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有个环保组织把原本根本无人关心的地下河受污染、受截留和受伤害的问题给强化成一个公众必须关注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因此，有些人认为，今后民间环保组织的工作方式就是得这样：针对一个现实的问题通过机构本身的努力，进行非常有效的调研；同时，从工作的开始，就高度重视激发社会资源的能量，并最终以最和谐、中国人最容易接受的办法来实践大家相信这样的时代，只有这样能促进事情的解决。

霍岱珊的故事与梅念蜀的故事略有不同。霍岱珊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比较早的环保斗士，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盯着淮河两岸企业的一举一动，为了全身心投入他甚至辞掉了某个报社的工作，并且把老婆和孩子都拉入了自己的阵地。然而他这样的行为很是不得政府和企业的欢心，无论是河南环保部门还是像莲花味精厂这样的排污大户，都对他抱有剧烈的或者挥之不去的厌恶感，觉得他在惹事生非，甚至诬蔑他是在为个人谋利益。

然而所有的人都有改良的时候，作为独立的声音，他记录着淮河的真相并努力把真相传递给公众；不屈

的淮河也给了霍岱珊斗争的智慧，他慢慢地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大家一起协商，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把对方当成敌人。

当变化终于出现的时候，几方都同时松了一口气，莲花味精厂改造了生产流程，减少了用水也减少了污染；更多的污染物被制造成复合肥，成为企业的利润增长点；莲花味精厂的生产流程成了味精行业的模仿对象，他们制定的企业标准成了味精行业的排放标准，同时每天在企业门口挂出企业的排放信息，这个信息必须由“淮河卫士”核准签字后才得放行。

“淮河卫士”也从此慢慢获得了宽松的生长环境，得到了当地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明里暗里的支持和欢迎。一个环保组织完成了它从“创意”到创业，又从创业到生产出当地社会欢迎的“产品”的历程。相信从此以后，“淮河卫士”有能力在当地激发出更多的“公众河长”。



图. 霍岱珊在拍摄淮河上游的污染 霍岱珊提供

每个城市的公众都能“走水”

2004年开始，北京有个叫张峻峰的人，突然想做一件事，他要把北京周围所有的水库都探底清楚，然后每年按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考察一次，记录它们的变化。

理想最终没有实现，但北京的一百多个水库他是大体考察过了。这在北京有史以来大概是第一次。他

的行动和积累，催生了一个项目，“城市乐水行”。

2007年3月份，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大学生绿色营等环保组织共同发起了自然大学城市乐水行项目，绿家园和自然之友一直在持续地跟进和执行。这个项目非常简单，就是每个周六带领志愿者“向河流学习”，顺着北京五环内的河流走上半天或者一天。由于志愿者的意愿各有区别，周六的活动一般分为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叫考察组，也叫短线组，一个小组叫探路组，也叫长线组。它们之间的区别大体有两个，一是探路组以徒步走为主，一走往往就是一



图. 城市乐水行在北京三海考察 图片来源：自然大学新浪博客

天，而考察组走的路程可能只有五公里左右，走到中午大概就会解散；二是考察组比较重视常规路线的循环反复，比较重视路上的交流和“授课”，而长线组重视对一些生僻河道的“学习”与探究。

北京五环内只有二十多条河流，走了一遍之后怎么办？很简单，就是从头走起，循环反复，直到永远。因为北京有1600多万常住人口，北京的河流永远会在那里“摆放”，因此，总会有人想要到河边学习些知识。城市乐水行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认为，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亲自去看，就是持续去看，就是以公益之心去看。

这个项目不仅仅在北京运行，厦门、兰州、天津、南京当时都作为共同发起单位，只是这些城市运行一段时间之后，要么就是活动的间隔时间长了，要么就是活动的时间段压缩了，比如只有四月份到十月份有活动。但可贵的是，没有一家放弃。

同时，重庆、郑州、福州、贵阳、成都等地，开始陆续启动城市乐水行项目，更多的城市在观望和萌动中。因为大家突然发现，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水，而且城市之水不仅仅与这个城市的文明高度相关，甚至与这个城市所辐射的区域文明高度相关，比如北京的水，就与中国的政治文化高度相关，与中国的建筑文化、都城沿习高度相关。用世界上通用的方法去理解，绝大部分文明都生存在水边，这也是中国大量城市不是叫某某州，就是叫某某阳的重要原因，州是水中的沙渚，阳是河流的南岸。因此，用环保时代的眼光来看，一个好的城市，必然是当地人高度关注当地水环境的城市，必然是当地人成为公众河长的方式。

但许多人一直在追问“城市乐水行”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每周能够把大量的公众带到河边向河流学习，就是一个巨大的产出；参与的人越多，产出越大。同时参与者本身是有“项目进化”能力的，一个人看到现状，就会想着如何改变现状，于是就会从现状中找出真正的问题，于是就会调动浑身上下的积极性和集体智慧去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乐水行的过程是发现问题的过程，是引领公众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通过活动的扩张，慢慢地替换社会风气、改良社会决策的过程。

可以这么说，每个周六，那些行走走在北京等城市河流旁边的“自然大学水学院”学生们，都有望成为这些河流的新河长；或者说，在各个城市陆续开办的自然大学水学院，正在成为培养公众河长的最好大学。



陈健民
著名学者，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关注公民社会，同时也热心参与行动。

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社会（一）

文/陈健民

对我来说，如果我们要在现代社会来谈和谐，不可能没有公民社会。

中山大学去年请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主席来演讲。当时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无法忘记：“如果没有公民社会，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变成一股非常巨大的破坏力量。”

我想这句话放在中国也是可以的，如果中国的发展没有把

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放进去，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破坏力量。怎么这样讲呢？其实过去二十多年，我一直看着国家经济发展，当然心里也很开心，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方面受到破坏。

看过一个报道说，深圳一位打工妹，在工厂里工作至累死，怎不叫人难过？

最近我去云南，有一位农民带我去看当地开矿的过程，怎么把

他们的水污染了。

走过一片树林，我说这个地方太美丽了，我在美国念书时很喜欢去美国加州一个国家公园叫优山美地，我说哎呀我来到云南，也可以找到这样美丽的地方，竟然是寂寂无名。但那位农民却说这不算什么，以前比现在好多了，以前他们根本不敢走进来，是一个原始森林，树木密密麻麻的不见天日，但过去一段时间一直砍树很厉害，倒下来的树直径比人站起来还高，几百年、几千年的树就这样砍掉了。

这个农民非常伤心，他一边走一边跟我说，现在说保护环境已没有什么用，一切已经太晚了……

有关于污染和破坏环境的问题现在大家知道的有很多，我也看过一个非常感人的报道。浙江和江苏交界一个水乡，好几年前有一个晚上，这个水乡的一些农民，买了28条水泥船，在河上把它弄破，28条船沉到水底下，原来他们要将整条河流断了，不让它流动。因为上游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很多污染的工业都跑到那边去了。当地政府为了税收，把规定降低。污染的水牲畜喝了会病、拿来浇灌植物会死，这样的水流到下游，这个水乡原来是养珍珠、养鱼的，所有的东西都死了，然后小孩开始生病，然后开始有人得癌症等。他们一直在吵但是没有人理他们，后来没有办法，农民就拿了钱买了28条船沉在河里，把河流断掉。

我看着那样一篇文章，以及照片，心里感受很强烈。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付出的代价是非常之高的。有人说如果把中国对社会的污染以及其它的破坏加入计算，我们每年有没有增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总结来说便是发展不平衡。而要协调发展，我们必须建设公民社会。

什么是公民社会，如果让我简单做一个定义是这样的：一个由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所形成的公共领域。有几个很重要的点，首先是民间组织，这个民间组织包括很多类的，可以是工会、商会、兴趣团体、同乡团体、学会、宗教团体等等，在西方来说这些都是民间组织。这一类组织很重要，不是属于政府架构的一部分，而是非政府的。所以西方有时候会叫它们是非政府组织，简称就是NGO。

非政府组织不是政府的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务员。因为害怕误会，所以我使用民间组织这个词吧。在公民社会里的民间组织是比较自主的，财政、人员等都不是属于政府的一部分。它们亦应该是多元开放的，参加、离开是非常自由的，你不是被强迫一定要参加某一个团体，比如说邪教，如果把人纳进去就不能离开；还有黑社会，进入了要离开非常难了。这不符合我们谈的公民社会里的民间组织的定义。它们亦可以自由竞争的，不是说一个领域里只能有一个组织，同一个领域可以有多个相同的组织存在。

公共领域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一个给不同的老百姓、为了一些公共的事情来进行沟通、联系和行动的有形或无形空间。公共领域处理的问题不是私人的问题，私人的问题你可以在家庭里处理，私人的利益可以在私人的公司里处理。当我们谈到公共时，一定要超越个人的利益。个别的公司不属于公民社会，商会处理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个别公司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这个领域要处理公共的事情，给一个空间让人们沟通、联系，然后一块行动，处理一些公共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定义，再重复：公民社会是由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所形成的一个领域，这些团体加起来就是公民社会。

向前走，还是向后退

——汶川地震周年祭

文/李楯

汶川地震一周年了。我们应永远记住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们——他们不是一个数字，是一个一个的人。在国外常见一块碑、一面墙，镌刻着在那个地方为公众献身的人、殉职的人，在灾难或是战争中死亡的人。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看重人，看重生命的表现。把人、人的生命、人的生存质量和人的尊严放在第一位，作为目标，一切政策、制度设置、规划、行动，都会好起来。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汶川地震后的救灾中，政府、军队、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志愿者、传媒、医生，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人和国际社会、世界公民社会有着空前的合作，人的本性中善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彰显。现在，时过境迁，我们是向前走，还是向后退？

灾后重建以非常快的速度推进，在这之中，怎样充分地考虑到灾害发生地原住民中的不同意愿，怎样尽可能地保护当地不同民族、村落的不同文化遗产，使之不至湮灭？怎样规划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规划在特定环境下的人类发展，以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使

地质的变动，水体的流向，动植物的生存和人类的发展各有空间，且能相安？怎样保护环境，修复生态，改变以往不当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怎样掌控资金、物资的投入，使之能有效、高效地利用，而不至奢靡、浪费或被贪腐者私占、利用？这些，在灾后，继续检验着我们的民族的品性和制度的优劣。我们有能力给出一个令我们的后人、令全人类满意的答卷来吗？我们早已考虑到各种“预案”的制定，考虑到各种物资的储备，考虑到各种先进技术的采用，但真正会造成灾害的，真正考验着我们的，往往是意想不到的情状出现。需要的，是一国国民、一国政府日积月累而成的品性和回应能力。

我曾经多次讲过：“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灾害，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文明、不同的生存（包括生产）方式、不同的民族的品性之下，灾害的形成和灾害所造成的危害是不同的，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和方式也是不同的”。这话讲得过于“婉转”，使得一些人往往听不懂。其实，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制度还有待改进，我们的民族品性还有待提升。启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改革，使国民的一般爱心提炼成具有“公民性”的品性时，我们的国家就将是另一个样子。

汶川地震后救灾中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主要在于信息的公开和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但时间未久，另一种声音就出来了宣传要“转向”，一些话不要讲，接着就是志愿者应该“注册”，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需要“规范”。“信息公开”已有政府立法。表达自由，是公民宪法性的权利。至于中国的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当然不成熟——问题是，做好事，先要别人认可（通过“注册”）才能做吗？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是只能在行动中“长成”或者自我“规范”好的呢，还是可以靠别人来被“规范”好的呢？

我们要努力消解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留给我们的遗产的负面作用，警惕发展的路径依赖。今天中国的很多事是要有党政领导系统和公众的两个积极性，甚至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多个积极性，才可能办好的。以“举国之力”办好一、两件事，能力富富有余，但要办好所有的事，就需要多方的合作。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群众是“动员”的对象，而在市场经济社会和法治国家，公众是“参与”各类公共事务的主体。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道理就在这里。十七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道理也在这里。

因此，我们说：启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改革，改进我们的制度，提升国民的品性使之具有“公民性”，是我们抵御灾害，搞好中国的一切事的根本。

李楯：法律学者，曾为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



2009年5月11日，在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一朵小花顽强地从石头中生长出来。

图片来源于网络

美国最有前途的社会企业家（节选）

原文作者：Businessweek

原文链接：America's Most Promising Social Entrepreneurs

译者：bettyli

学术地球

我们第一次介绍Richard Ludlow是在去年秋天，作为我们的年度有巨大潜力的青年企业家中的决胜选手之一。那时Ludlow已经拒绝了来自麦肯锡的工作邀请，延迟了上哈佛商业学校的计划，就为了能够在天使投资的支持下开始“学术的地球”。这是一个上载了大学课程录像和其他教育内容的网站。Ludlow免费在线扩展高质量的教育，最终靠广告收入和关联营销让整个运营可以持续盈利。这个网站现在已经有了伯克莱、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的特色讲座。Ludlow携两名全职员工、几名兼职员工及外包商们正在鼓捣出一些工具可以让用户贴问题和答案，浏览录像的台词，搜索特定的录像片段。这位耶鲁的毕业生说他又一次延迟了上哈佛的时间，还在和更多的学校谈判，把它们的录像放上网站。他说这个网站在二月就有超过20万个独立访问者。



社会型企业家——那些把商业实践运用到解决类似于污染、营养不良和贫穷等社会问题上的创业者们——现在按照B-Lab一家非盈利组织的统计已经达到三万之众并且还在扩张。B-Lab负责给这些目标导向型的企业进行认证。汇总起来这些社会型企业的收入大约在400亿美元。

因此，它们引起Acumen基金会这样的风险投资商的注意就顺理成章了。这个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想投资于减轻贫穷的企业以及湾区股票基金，支持企业在旧金山附近进行社会或环境的改善。奥巴马总统甚至建议启动一个新的政府机构来帮助有社会意识的初创企业接触到更多的风险投资。



Richard Ludlow, 23岁 纽约市

大肚皮太阳能



大肚皮太阳能

bigbellysolar.com

Jim Poss, 36岁 麻省.

Jim Poss靠清扫胜出。他的价值400万美元的公司的旗舰产品，是能够容纳普通垃圾桶五倍容量的垃圾压缩机 GIZMO。这个由太阳能驱动的产品正在那些想要削减政府预算的市政中走俏。你可以在这里看到GIZMO工作时的录像。Poss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在17个国家和30个州中销售超过2,000台该产品。这项设备在新英格兰省制造并不便宜，根据进货量它们的单价在\$3,100-\$3,900，租赁的话则是每月\$70-\$90。不过Poss说通常在两到四年这些设备就回本了，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垃圾收集，这可以减少人工、燃料和垃圾车的费用。Poss认为是时候来扩张他的23人的公司了。从2003年创建以来他已经有了500万天使投资，“我们的产品和经济刺激计划合拍，还能够缩小政府。”他说。

干净捕鱼

干净捕鱼的创始人之一、CEO Tim O'Shea将大规模的商业化捕鱼比喻为“对着生态系统开动吸尘器”2004年创建的这家公司将小规模捕鱼的供应者和分销商联系起来，为餐馆厨房和超市提供可持续出产的海鲜。这也是为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海洋文化和不破坏环境的野生捕鱼创造市场。为了做到这一点，在O'Shea的30人团队中有四个不同于销售人员的全职的“干净捕鱼福音使者”，向厨师和客户进行“从何来源捕鱼”的教育工作。这家公司的供应者——24名他们称为“干净捕鱼联盟”的进行鱼类处理的技师——已经能够扩大队伍，因为“干净捕鱼”增加了他们制作的海鲜产品的市场。这家公司的收入在三年里连续实现比上年翻番，2009年“干净捕鱼”期望能达到\$2,000万美元的高峰。



www.cleanfish.com

Tim O'Shea, 59岁 和 Dale Sims, 61岁 加州旧金山



工匠网络

craftnetwork.com

Christopher Benz, 31岁 纽约,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工匠网络

Christopher Benz 2007成立了“工匠网络”，将发展中国家的工匠们和发达国家的批发零售商联接起来。“工匠网络”在一个统一的品牌下雇佣本地的边缘群体的工匠们，帮他们达到质量标准，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雇佣人数和销售额同期上涨。到今天，这个有着26人的公司已经在3个国家的124个村庄为1,355名工匠出口过商品。Benz希望继续扩张“工匠网络”的覆盖面。公司在2008年的收入是\$419,000，Benz预计今年将达到\$672,000.

网络-雨

Reza Pourzia在加州的住宅区周边开车时，看到草坪花洒会自动开启，即使外面在下雨也不例外。多年后这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决定对此做点事。2005年他辞去了在汽车评级网站的咨询工作后成立了“网络-雨”。公司的网络-雨 XCI系统用无线连接查询互联网上的天气，然后按此控制花洒的开启。这是一个双赢方案，既可以减少用水量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客户省下不必要的水费。聪明的控制阀可以帮助一年节水240亿加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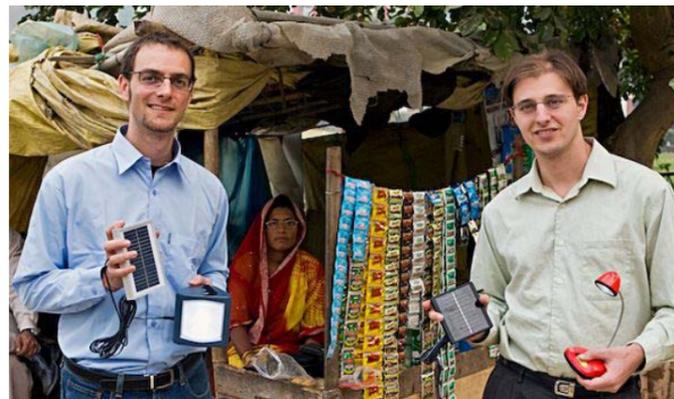
虽然单价要\$399，不过以七个月的省水费用就可以回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Diana Schulz这么说。这个6人的公司主要对绿化承包商销售，不过也通过亚马逊

(AMAZON)和其他零售商直接销售给客户。公司去年才开始销售它的产品，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仅在加州就已经帮助节省900万加仑的水。



cyber-rain.com

Diana Schulz, CEO, 44岁, 和 Reza Pourzia, 创始人, 58岁 加州 西湖村



dlightdesign.com

Sam Goldman, 29岁, 和 Ned Tozun, 29岁 旧金山, 新德里, 中国深圳

D.灯光设计

Goldman和Tozun第一次相遇是在2005年，作为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的设计学生，那时他们共同做了一个长达一学期的项目，被称为“绝对买得起的设计”。

Goldman曾经作为一个和平志愿者在贝宁度过4年，经受了没有电只能依赖危险的煤油灯的生活。经历过这些之后，俩人决定集中精力研究一种便宜的、可以大规模应用的灯光方案。

他们把课堂作业变成了一种太阳能LED灯的雏形，并在2006年决定把它商业化。去年10月，这对创业者融到了近6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今天，D灯光的50名员工在非洲和西南亚这些每天只能靠5美元甚至生活标准更低的地方生产并销售这种灯。

Goldman说，这种灯在印度的Orissa试销的时候引起了轰动。在那里还可以使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这里靠砸石头每天只能挣不到12美元的家庭，可以获得两倍的收入了，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在晚上靠制作手工艺品挣钱。” Goldman补充说，这些参加者还可以省下钱，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每个月花两天时间去买煤油。现在所有的家庭都已经付清了全额在\$15-\$40之间的灯费，公司今年至少可以获得50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

公平交易体育

微软 (MSFT) 老兵James称呼自己的“公平交易体育”是对Newman' Own公司的公然模仿，同样地，他也模仿这家企业把所有的税后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这家价值30万美金的10人公司是2006年秋天成立的，旨在为北美市场制造公平交易的足球。这些球是在巴基斯坦由几百名获得公平收入的工人制作，隶属于一家成人联盟。足球所用的橡胶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向能够获得公平工资的工人们进货。

James预计，公司销售额在2009年至少可以达到\$500,000，并说到目前为止，他的公司已经帮助成百上千的家庭获得了不错的生活来源。“如果父母们能得到公平的工资，他们就不必强迫自



fairtradesports.com

Scott James, 37岁 Bainbridge Island, 华盛顿

己的孩子去工作。”

他说，“为成人支付合理工资直击儿童贫困的根源”虽然公平交易体育还不是盈利的，但成立至今每年都为两家儿童慈善机构捐款\$2,000。他计划把所有利润都捐献给这两家和其他的儿童组织。

不痛不痒

——关于环境教育的思考

文/张娟

我们的项目团队一直以来都是在做和自然相关的教育活动，教育孩子们如何理解自然、爱护自然，教育大人们，尤其是老师们如何将这些传递给孩子。项目内的任务是完成了不少，但忙于细节多了，也就接受了这些活动中发生的一切，反正，这些都是不痛不痒的事情，做好了更好，做不好也不会失去什么。

感觉不到力量。尤其是我们这类活动的力量。

扎龙中学是一所曾经濒临合并的乡村学校，村子里的人本来就越来越少了，在村子里上学的学生更是。生源少了，学校就没法拿到按学生人头发的教育经费，尤其是现在义务教育全免费了之后，农村学校就更没有什么空间和经费去组织相关活动了。加上原来的校长似乎贪污过分，所以导致扎龙中学的教学基础十分薄弱。我们的项目选择扎龙中学做教师培训，最主要是因为这里的有热情、有能力、有想法的老师，尽管刚开始只有一个富老师。慢慢活动做得还不错，学校的环境教育特色也被突显，年轻的新上任的校长也大力支持，每次活动必请教育局领导、乡领导来坐镇，看进展，表态支持。加上校长自身在教育口内也有些背景，学校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这次来就发现，校舍改观了，虽然简陋

但已经不算破败。据说校长为此自己掏了一些腰包。我想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对教育的认可，可能还有一部分是个人仕途的考虑，这样年轻能干的校长在做出一些业绩之后应该是会到更大的平台上去的，那时候，如果富老师也退休不干了，所谓的环境教育特色还如何在学校生长呢？

每次出去讲项目的成果，有时候不免急功近利，彰显业绩，扎龙中学的例子就会被一次次提起——老师们成长啦，环境教育有特色啦，这些人和活动还多少保住了这所学校啦。有时候是无意识地夸大。谁不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是有理由和说服力的呢？但真正的本质，我觉得我们没触及多少。一切都好像虚幻。因为



图. 作者在扎龙中学教师培训活动中



图. 2008年在科尔沁举办的国际夏令营上，美国来的老师在带领孩子们寻找和发现草原上的昆虫与野草。

环境教育的方法更容易被大家理解，更容易做得让外面的人看到效果，总是在一些美好、理想的氛围下进行，不痛不痒。

在科尔沁项目点给新增加的项目学校上了两堂课，也是希望学校里的老师们可以感受一下互动的环境教育方法。说实话，我还是正经第一次上课堂，之前大部分都是旁观。一直觉得做教育还是要有教学经历的，但现状就是，我们这个项目走访项目学校的，恰恰是对教育不懂的小屁孩儿，而到了某地，还被冠

“专家”的名义去指导、培训。

精心准备了ppt介绍故事、知识，然后带孩子们到户外去做活动，消化、理解这些内容。两堂课的时间还算顺利，选择的活动和知识讲解的配合也算流畅、合理。户外环境教育的这些手法没有一个孩子不喜欢，但不可能也没有精力一直去做这样的流动教学。正因为觉得最开始这样的流动教学不持续，我们才开始尝试教材开发、教师培训，而这时，主流教育的说教又占了主导，老师们在教室内是很难开展活动的，而开展活动的老师，领会其中的内含也是相对粗浅。我们，是要做出活动素材包供老师们选择性地融入常规教学？还是影响老师、孩子去做环保？还是推动这样的教学理念能带来教育的一些改革？我们到底要做什么？能做什么？

这些假设的、模拟的游戏，在快乐地学习的同时，怎么才能带来真实的行动？就像讨论开发湿地的问题一样，游戏中大家可以综合考虑，平衡各方利益，如果错了还可以反悔，但真正的决策过程中权力还是在少数人手里，错误的决定一旦实施，就是不可逆的。我们的作用，究竟多大？

科尔沁右翼中旗是内蒙古蒙汉比例最高的旗，全旗80%以上都是蒙古族，但是纯蒙族的学校在旗里也只有一个完小一所，四完小是蒙汉双授的，其他小学，二完小、五完小、六完小、七完小都是汉授的。

在蒙古族的传统中，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是最基本的道理，但在当今的学校教育体系中，这样的思路并未在蒙族人中获得我们所想象的共鸣——蒙校的校长对这些活动并不是特别投入，相反还是汉族学校的老师们对自然教育有更多理解。蒙古族的孩子也不了解自己的根和传统，生活方式和汉族也没有区别。接待我们的一些蒙古族年轻人，吃狗肉，唱卡拉OK，蹦迪……被外来文化影响得很深。中旗人自己都说，他们的钱都被外面的人赚走了，这里的人一天到晚吃喝玩乐，没事儿就打牌、喝酒消遣，感觉蒙古人在忘记了自己优良传统的同时，学会了外来文化的一些弊端。这也许不是一二十年发生的事儿，也不是自然教育所能承载的重量

但人究竟该如何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并做出选择，是摆在教育者面前更宏大、深远的课题，而不仅仅是编书、上课、考试。

作为一个外来的机构，我们以什么姿态来探讨这些问题，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的乡村地区，也许并不是只有一腔热情就可以回答的。作为相对来讲单纯的学校，也有着不同的利益关系，学校和学校之间，也存在资源的分配问题。尽管都在乡村社区，强势的学校还是可以优先占有资源，民族学校也比其他学校获得的支持要多。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已经超过了我们这些做环境教育的人的思考范围，但这又是深究到底回避不了的问题。

我们项目在科尔沁支持的学校小额活动有两个：一个是校园植物观察识别的“校园植物书”计划，另一个是保护母亲河，也就是滋润科尔沁地区的霍林河的活动。保护霍林河的活动班级，在具体的清理河道旁的垃圾、种花种草美化周围环境的同时，组织了一次队会。

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过队会这样的活动了，可以说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无穷的，编排的节目也都是融入了很多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和倡导，但队会组织中的程式化，以及那种对少先队先锋性的尊崇甚至是膜拜，真让人感觉到无奈。学生向老师汇报如同向上级领导汇报一样，还有类似“报告完毕”之类的语言，中队长接受各小组汇报竟然也和老师接收学生汇报时一样，会说一句“接受你的报告”。我完全不记得小时候参与过类似的活动了，只是看到学生们出旗

(少先队队旗)时，想起来小时候成为护旗手之后是如何兴奋和激动的，当时以为这都是一份荣耀。代表着先进。而后，越来越了解社会之后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种教育的工具、手段，我们根本就没有选择去知道那些真实的事情。生活在谎言中的孩子们，可能是到进入社会后才会发现这些假话，发现他们心目中曾经无比神圣的“组织”是如何欺骗、愚弄他们的感情的。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对人性、个性的忽视，对真实的回避，对现象的不加批判地接受。我们的主流教育的老师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这些最关乎人的问题都得不到关注，关注环境的问题又能深入到哪里去呢？

每个学校最大、最宽敞、最体面的肯定是校长的办公室，然后是老师的办公室，最后才是学生们拥挤的教室，教育的投入更多是建了一些宽阔的操场、优美的展厅、光鲜的展板，而真正关注学生个体发展的建设，又有多少呢？在崇尚面子、业绩的自上而下的体系内，能走进学生心灵、带着处处为学生着想的情感细节又有多少呢？



图. 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关于环境的知识



图. 向海环保绘画小组的同学骄傲地抬出第一次集体创作的作品

由此想到汶川大地震中那些倒塌的学校和被淹没的学生，教育的本质如何回归？环境教育是否可以成为其中的一条通路？如何推动整个公民社会中教育领域的发展……都是行动中的迷茫。

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我们在努力着；而有时悲观无奈的，是我们所做的这些不痛不痒。

后记：

这是写在出差期间的一些文字，记得当时是看了邮件组里安猪（“多背一公斤”创办人，编者注）的文章，而且当时肯定在扎龙、科尔沁受到了一点点刺激，于是宣泄了一下。

而当我现在正在提笔写这个后记的时候，我的内心似乎没有那么不安了。这些尖锐的问题始终存在，并且时不时会跳出来一下，有时候觉得社区发展是更直接的事情，有时候觉得自然保护是特别重要的领域，有时候又觉得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培养，一切都是虚幻……但迷茫终会回归本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这种回归，依靠思考，更依靠行动。

后来在莫莫格和几个人谈生态旅游、在沈阳和几个村子的人谈护鸟爱鸟、甚至在北京和很多机构的人谈“自然教育”，都是边缘化的。只是，这些已经融入了自己的生命轨迹，不论怎么边缘，我也愿意，让自己的成长和天空大地在一起，和人性中的闪光点在一起。

敏于思考，勇于行动。

作者为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迁徙的鹤”环境教育项目负责人



www.ngocn.org

2009.05